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生命的勝利

格羅斯曼等著 施威榮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 錄

格羅斯曼

生命的勝利.....一

格林

跳舞人.....六

考茲夫尼可夫

女畫家.....三

考茲夫尼可夫

老水夫.....九

拉甫列烏夫

肖像

九七

德費萊夫

邊疆戰士

一二

生命的勝利

V · 格羅斯曼

兩個星期來，一小分隊的紅軍在頓尼茨草原上的一些給砲火摧毀了的礦區村落裏苦戰着，奪路前進。他們給德國軍隊包圍了兩次，但兩次都突了圍，繼續向東移動。可是這一次他們無法脫走了。德國人以步兵、砲兵和迫擊砲隊重重地圍住了這個部隊。

照德國的上校看來，他們到這時還拒絕投降，簡直是違背邏輯和情理的。前線已經在一百公里以外，而這裏只是一小羣的蘇聯步兵，固守在坑口建築物的廢墟裏，依舊戰鬥着。德軍以大砲和迫擊砲日夜轟擊着，但無法接近他們——這隊紅軍有着機槍和反坦克砲，而且顯然還有足夠的彈藥，因為他們並不可惜子彈。

這件事很快地成了一種恥辱。軍部送來一份憤怒的、諷刺的無線電報，詢問上校是否需要重砲和坦克支援。上校又羞又惱，馬上召集了參謀長和各營的營長。

「你們知道，」他說，「打敗這個倒楣的部隊並不會帶給咱們任何光榮，可是它繼續存在的每一個小時就是我的恥辱，也就是你們每一個人跟整個團的恥辱。」說着他的臉色氣得鐵青。

天曠亮的時候，重迫擊砲開始向那些廢墟轟擊着。笨重的黃肚子的迫擊砲彈筆直地飛向它們的目的物。每一公尺的土地都好像被砲火掀了起來。這時已經用完了平時一倍半的彈藥，可是上校命令繼續開砲。這樣還嫌不夠——他又調來了砲兵隊。一陣陣濃厚的塵土和黑烟昇到天空裏，坑口上那些安置器材的建築物的高牆都倒塌下來，發出震耳的巨響。

「繼續開砲！」上校命令道。

石塊向四面亂飛。鐵條像爛線一樣折斷下來。三合土碎裂了。上校從他的

望遠鏡裏瞅着這恐怖的行爲。

「不要停止開砲！」他重複了一遍。

「咱們給了那邊的俄國人每人差不多五十顆迫擊砲彈跟三十顆砲彈啦！」參謀長說道。

「不要停止開砲！」上校固執地說。

兵士們又餓又累，可是他們連吃早飯或午飯的時間都沒有。直到下午五點鐘，上校才下攻擊的命令。各個營從四面向這廢墟衝去。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那些德國兵帶着自動槍，輕機槍，強力噴火器，炸藥，手榴彈，反坦克炸彈，刺刀，和鐵鍬。他們離廢墟愈來愈近，喊着舞動着胳膊，吼着，這樣來掩蓋他們對埋伏在煤礦建築物裏的紅軍的恐懼。

迎接這些襲擊者的是死一樣的寂靜；沒有一響槍聲，沒有一點騷動聲。最初衝進去的是偵察排。

「嘿，你們，俄國人，」一個兵士喊道。「你們到哪兒去啦，俄國人？」

可是石塊和鉄條還是默不作聲。自然，他們最初想到的是所有的俄國人都給打死了。軍官們命令他們的士兵嚴密地搜尋一下，挖出屍體來數一數。從軍人證上來確定這些人是屬於哪一單位的。

他們搜尋了很久，也很周到，可是一個屍體也沒找到。在許多地方，見到的只是一堆堆的血，或是一些血漬斑斑的綑帶和破爛的、血污的襯衣。後來又發現了四挺給德軍砲彈炸毀了的輕機槍，可是並沒見到一點空鉄罐或包裝食物的紙包，或是一些乾麵包。一個偵察兵在一個坑裏找到了一個吃剩了一半的飼牲口的紅蘿蔔。

兵士們在礦井上面搜索了一下，發現有一滴滴的血跡引向豎坑。釘在豎坑旁邊木板上的保險梯的鉄製梯級上還繫着一根繩子。顯然那些俄國人已經從這個保險梯上爬了下去，把他們那些傷員也都抬下去了。

三個偵察兵把繩子繫在腰間，慢慢地綫了下去，兩手緊握着手榴彈。礦層離地面並不深，因為這豎坑的深度並沒超過七十公尺。那幾個偵察兵還沒到坑

底就開始拚命地拉動着繩子。他們給拉了上來，但都已失去了知覺，身上直冒着鮮血；這些槍傷說明俄國人是在下面。很明顯，他們是不能持久的——那個吃剩了一半的紅蘿蔔證明他們的糧食已經完了。

上校把這一些情況報告了上級，又從軍部接到一個特別尖刻的電報；將軍祝賀他這次驚人的輝煌的勝利，並表示希望能在最近幾天內消滅俄國人的抵抗。上校絕望了。他知道這種情況是可笑的。

於是，他採取了下列的這些方法。一封用俄文寫的勸降書接連兩次給縫了下去。上校允許保全所有投降者的生命和治療所有受傷的人。但書信縫回來時兩次都帶着一個鉛筆字：「不！」之後一些烟幕彈給扔了下去，可是顯然地因為下面沒有風，烟不能在坑道中擴散開去。上校氣得瘋了，他命令把這個礦村裏所有的婦女都抓了起來。告訴她們說：要是煤坑裏的那些戰士拒絕投降，所有的婦女和孩子都得給槍斃。然後叫那些婦女在她們中間選出三個代表到下面

去勸說紅軍戰士們投降，以便搭救這些孩子。假若紅軍的戰士們拒絕投降，那個豎坑就要給炸得粉碎。

選出來的三個婦女是尼莎·克拉瑪蘭可，一個架構工人的妻子；瓦爾瓦娃·柴托娃一個戰前在洗煤器上做工的女工；瑪麗亞·伊娜特耶夫娜·瑪伊絲耶娃，一個三十七歲的婦女，是五個孩子的母親，最大的一個女孩已有十三歲了。她的丈夫是個爆炸工人，有一次在爆炸時給炸瞎了眼睛，一九三八年以後就沒有工作過。那些婦女要求德國人讓老礦工考茲洛夫跟她們一起下去；她們怕在下面迷路，因為戰士們爲了躲避煙幕彈可能都退到礦的內部去了。這個老人曾建議做她們的嚮導。

德國人在豎坑口上匆忙地裝上一個轆轤，從毀壞了的昇降機上解下一根鋼索，穿在轆轤上；索上他們繫了一個通常在地道裏運煤用的搬運桶。

這個代表團給領到坑口上。後面跟着一羣哭着的婦女和孩子。當她們告別她們的孩子、親友、村子和可愛的日光時，她們自己也哭了起來。

老考茲洛夫帶着路，一跛一拐地走向坑口。他蹣跚地向前走著，鎮靜地搖晃着他的礦燈，想趕在那些哭泣著、號叫着的婦女的前面，而她們已經破壞了他下礦時固有的那種神聖的心情。現在，他又開始了他漫無止境的幻想；他幻想着那個昇降機慢慢地滑下豎坑，潮濕的空氣輕拂着他的臉；他記得他以前怎樣沿着靜靜的坑道向採掘場走去，一縷燈光從他的燈裏射出來，照射在那些從斜坡上流下來的黑黝黝的水滴上，和黏滿着亮晶晶、軟綿綿的煤層的橫梁上。到了採掘場時，他老是脫下他的茄克和襯衣，把它們摺好，估計了一下掘煤地方，就挖掘起柔軟的焦結煤來。一個鐘點以後，他的夥伴——那個負責安全的人——會到他那兒來問他：「你幹得怎麼樣啦，還在挖煤？」這時他會抹一抹汗珠，笑着回答：「除了這我還幹什麼呢？只要我還活着，我就要繼續挖下去。咱們坐下來歇一會兒吧。」他們會在通風孔穴的近傍坐下，放下他們的燈，這時陣陣的微風會柔和地拂着他烏黑的、淌着汗的身體，他們會悠閒地談着氣囊，談着新的坑道，談着主要坑道的上層，說些關於那個負責煤礦安全的

幹部的笑話。然後他的夥伴會說：「好吧，考茲洛夫，我不能整天跟你在這兒坐着了。」他提了燈站起來預備走。而他會說：「那麼你去吧，老弟。」他自己就拿起鶴嘴鋤，深深地向又軟又黑的煤層裏鑿去。四十年的經驗可不是玩的！可是不論這個跛着的老人跑得怎麼快，他不能追上這些婦女。空氣中充滿了她們的哭聲和叫喊聲。

不久這羣人到達了淒涼的坑口建築物的廢墟上。自從那天那個矮胖的工程師泰特別諾夫，臉色慘白得像鬼，親自用他顫抖的手炸毀了坑口上的一切設備以後，考茲洛夫就一次也沒有上這裏來過。那一天就是在德國人到來時的前兩天。

考茲洛夫向四面望了一下，不知不覺地脫下了帽子。婦女們在號叫着。寒冷的細雨刺痛着老人禿頭上的皮膚。他好像覺得那些婦女是在哀悼這個死去的煤坑，而他自己有那種奇特的感覺，好像自己又到了公墓裏，正像那一年秋天

他走向洞開着的棺材跟他的妻子作最後的訣別時一樣。

穿着外氈和軍大衣的德國人在四周站着，互相說笑着，抽着烟捲，好像所有這些死亡和荒涼都非常自然似的。

老人第一個爬進了搬運桶。尼莎·克拉蘭瑪可提高了嗓子叫道：

『奧蘭契卡，我的小心肝，我的孩子！』

一個年約三歲的小女孩，肚子因為吃着甜菜根和生玉米鼓得高高的，皺着眉頭瞅着她的母親，好像在怪她不該叫得這麼響。

『我不能去！我的手在發抖，我的腿已經軟啦！』尼莎叫着。她害怕下面那個藏着紅軍戰士們的漆黑的地獄。『他們會把我們都打死的！他們在黑暗裏是什麼也看不清的！我們會在下面給他們打死，而你們會在上面給他們殺掉！』

……
德國人把她推進了搬運桶，但她用兩腳抵住桶口。老人想過去幫助她，可是身子失去了平衡，他的頭重重地在金屬製的桶上撞了一下。兵士們哄笑着

來，考茲洛夫給觸怒了，發起火來，叫道：

「進來，你這個傻瓜！你是到煤礦下面去，又不是到德國去。你哭叫些什麼？」

瓦爾瓦拉·柴托娃輕輕地跳進了搬運桶。她探頭望了望那些向她伸出手來的哭叫着的婦女和孩子，說：

「別害怕，你們大夥！」

她噙着淚珠的兩眼突然快活地、頑皮地閃爍起來。她對這次危險的旅行發生了興趣。在小時候，她就以勇敢見稱。戰爭還沒爆發以前，那時她已經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了，她在發薪那天，常和她丈夫一起到酒館裏去，拉拉手風琴，或是跟一些年輕的裝載工人——跟她在洗煤器上一起工作的夥伴——跳舞，踢毽地蹬着她那雙笨重的鐵釘靴子。而今天，在這個恐怖的艱苦的時刻，她依舊用輕鬆活潑的姿勢舞動着她的手，叫道：

「只要是活着，就有希望。要來的總要來的，是嗎，爺爺？」

着。

瑪麗亞·伊娜特耶夫娜舉起一隻胖胖的腿跨上搬運桶，一邊喘着氣，呻吟

「瓦卡，攙我一下，」她說道。「我不要那個德國人碰我，我不要他幫忙，我要自己來，」說着她跳進了搬運桶。

她的大女兒正抱着一個十八個月的嬰孩，她對她說道：

「麗卡，別忘了餵那隻山羊，樹葉都已經切好啦。麵包沒啦，你可以把昨天吃剩的那半隻南瓜在鉄鍋裏煮一下；南瓜就在牀底下。跟迪米特麗夫娜借點鹽。記住，別讓那隻山羊走迷了路，要不，牠會馬上給人偷掉的。」

搬運桶懸盪着，瑪麗亞·伊娜特耶夫娜失去了重心，想抓住搬運桶的邊緣，瓦卡·柴托娃見了便伸出一隻胳膊挽住她寬闊的腰。

「你外衣裏面藏的是些什麼呀？」她吃驚地問道。

瑪麗亞並不作答，只是忿怒地向那個德國伍長說道：

「喂，你還等什麼呀？我們都進來了，你幹嗎不放我們下去？」

好像聽得懂她的話似的，那個伍長下了命令，投運桶就降落下去了。有兩三次，它猛烈地撞在豎坑裏漆黑的、長滿苔蘚的木板上，使得她們都摔倒在桶裏，接着它平穩地繼續往下落着，這時她們都浸身在潮濕的黑暗之中，燈裏的一縷微光照亮了周圍腐爛的木板，四週板上有幾小滴水珠往下流着。寒冷的、潮溼的空氣從礦裏冒上來，搬運桶愈往下落，人也愈覺得冷，愈覺得恐怖。

三個女人都沒吱聲。她們已突然間跟她們所愛的、所接近的一切隔絕了；哭聲和呼號聲還在她們的耳畔響着，然而地底下陰鬱的靜寂正漸漸地向她們的身上籠罩上來，征服了她們的身心。她們轉念想到了那些戰士，他們在陰暗的地底下坐着已經有三晝夜啦……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有些什麼樣的感覺？他們在等待着什麼，他們有些什麼希望？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他們在夢想着誰，他們在記惦着誰？他們堅持着活下去的力量是從哪兒來的？

老人把他的燈光轉向一塊夾在兩根橫梁中間的平坦的白色石塊上。

「從這塊石頭到坑底還有三十六公尺。」他說道。「這是第一坑道。你們中間最好有一個人先叫喊起來，要不，那些孩子會開槍的。」

女人們聽從了他的話。

「別害怕，孩子們，是我們！」柴托娃喊道。

「是你們自己人，蘇聯人，是你們自己人！」尼莎提高了嗓子拚命叫道。

瑪麗亞的聲音像喇叭似地往下叫着：

「聽着，孩……子們，別開……槍！孩……子們，……別開槍！」

在坑底下，她們遇到了兩個荷着自動槍的哨兵。每人的腰帶上都掛有手榴彈。他們盯着老人和女人們，朝這縷暗弱的燈光痛苦地眨着眼睛，用兩手遮着眼睛，最後背過臉去。這個和嬰兒的手指差不多大的黃色小火焰，外面還罩着厚厚的金屬紗罩，却像夏天明亮的陽光一樣地使他們兩眼發花。

其中一個把他的肩膀送過去，想幫助伊娜特耶夫娜出來，但他把自己的力